

马伯庸趣读历史、蒋海松妙解西游、刘楚昕书写众生相 书香致远，文化对话浸润心灵

长沙晚报3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3月29日,2026岳麓读书会暨第三十三届长沙图书交易会文化活动现场升温,三场风格各异、内涵深厚的名家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接连举办,知名作家马伯庸、法学专家蒋海松、青年作家刘楚昕轮番登台,分别从历史细节品读、经典名著法治解读、当代严肃文学创作三大维度,与长沙读者近距离互动交流,为这场全民阅读盛会注入多元文化活力,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尽显湖湘大地浓厚的书香底蕴。

马伯庸解锁历史阅读新视角 以细节探寻历史大小

当天下午,马伯庸《历史中的大与小》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率先登场,成为本届岳麓读书会的重要人气活动。马伯庸围绕新书创作初衷与幕后故事展开深度分享,坦言这部作品诞生于自己“无用的好奇心”。书中收录14篇历史随想杂文与1个《敦煌英雄》电影文学脚本,集结了他十余年间的随笔感悟,内容看似零散多元,从亲子共读《出师表》《木兰辞》的温情体会、考据古人牙疼史的趣味探索,到解读曾巩实干智慧、还原抗倭英雄许议后事迹,再到探访秦官大墓的脑洞思考,实则处处藏着对历史细节的深耕与热爱。

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拆解南京“朱家山河”地名背后跨越410年的水利往事、汉砖铭文中的乱世民生、《出师表》字里行间的深情担当,直言历史的魅力从不在宏大定论,而在被淹没的细微瞬间,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体会发现历史新知的快乐。针对青少年历史与古文教育,马伯庸分享亲子共读心得,提议用孩子易懂的视角转化经典内容,让枯燥文字变得鲜活,同时点赞曾巩文章堪称“职场写作范本”,干货满满的分享收获读者一致好评。



活动现场 均为主办方供图



蒋海松签售。



马伯庸

蒋海松妙解西游 以法律视角破译经典人性与法治智慧

同日,央视特邀法治文化主讲嘉宾、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蒋海松亮相岳麓读书会,带来“《西游记》的人性密码与法律智慧”主题分享,打破文学与法学的边界,为现场观众解锁经典名著的全新解读维度。

蒋海松教授围绕自身作品《西游记》中的情理法展开分享,该书由《百家讲坛》同名讲座整理而成,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上市后迅速成为法律畅销书。分享过程中,他以《西游记》经典情节与人物为切入点,层层剖析作品中“天理、国法、人情”的辩证关系,结合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猪八戒

的世俗心性、唐僧的执念坚守,解读背后蕴含的传统法律观念与人性深意,探讨现代社会思潮下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

他将专业法律知识与趣味文学故事深度融合,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经典桥段中的法治逻辑,让晦涩的法治思想变得鲜活可感,带领观众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由与正义的永恒追求。互动环节里,读者围绕传统法治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等话题踊跃提问,蒋海松逐一细致解答,搭建起经典与当下、法理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桥梁,让现场观众收获满满。

青年作家刘楚昕携《泥潭》亮相 以文学笔触书写众生相

青年作家刘楚昕携获奖长篇小说《泥潭》现身书会,与读者深度对话,分享创作心路与文学理念,展现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坚守与文学力量。

《泥潭》是刘楚昕首部长篇处女作,由漓江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上市半年销量突破80万册,成为严肃文学领域的现象级黑马,斩获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大奖。作品以武昌起义为历史背景,运用梦境叠加、意识流、双线镜像等多元叙事手法,聚焦乱世中无名众生的颠沛命运,折射历史洪流下个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兼具文学技巧与思想深度。

了作品十余年的创作跋涉历程,初稿50万字历经多次打磨精简,最终以十余万字篇幅聚焦核心人物,锚定“人存在的困境”这一核心命题。谈及作品走红,他始终保持清醒,坦言短视频传播助力作品破圈,更欣慰于在出版行业寒冬中,这部作品能为行业注入信心,助力新人作者与优质严肃文学突围。

此次三场名家分享活动,是2026岳麓读书会暨第三十三届长沙图书交易会营造全民阅读氛围的重要举措。书会自开幕以来,持续推出各类优质文化对话,搭建作家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推动优秀图书与文学作品走进大众。

对着天空歌唱

罗海亮

满天厚重的云层从四面八方漫过来,快速移动着,裹挟着。天空在乌云的挤压下,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低,仿佛伸手就能触到云的清凉和天空的低沉。风低吼叫,卷着残叶和尘埃,肆意地奔跑。天色暗了下来,灰蒙蒙一片。高高的楼房耸立在云间,若隐若现,低矮的树木在瑟瑟发抖,细长枝条在空中乱舞着,打着双闪的汽车在马路上蠕动,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

路边的电线杆矗立着,一群麻雀停留在电线上。这些小精灵在上面跳来跳去的东张西望,风一吹,羽毛顿时凌乱起来。这样的天气,它们还在此驻足,是无家可归还是在等雨来?暴雨淋湿羽毛,它们会不会感觉冷?

一团黑影掠过头顶,我抬头望去,成百上千只麻

雀抱团飞向远处,它们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在低沉的天空中,划出一道黑色的闪电。惊得独留原地的电线在风中一颤一颤的。难道是飞太慢会落单,太早会受伤?也许,抱团飞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顷刻间,豆大的雨滴肆意敲打着房屋、树木和地面,溅起朵朵水花。一场暴风雨的降临,光影被淋湿。我呆呆地望着车的前挡风玻璃,雨刮器在拼命地刮着,视线依然有些模糊。我心里顿生担忧,一场暴风雨后,它们会飞向何处?又能飞向何处?

雨终于停歇了,憋屈的天空渐渐明朗,阳光洒落下来,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动。

推开窗,阳光懒懒地照在窗台上,微风盈步而来,各种清脆的鸟鸣声,一声长一声短,在耳边迂回,却难觅鸟的影子。

我信步走到室外。湿冷的空气里,树木林立,品种繁多,郁郁葱葱,甚是茂盛。忽见一大群麻雀从远处飞来,栖息在那些细密的枝条上。有的左顾右盼,呼朋引伴,有的成双成对,相互依偎,引颈交媾,有的交头接耳,追逐嬉戏,说着别人听不懂的情话。一只、两只、二十只,我感觉数不清了,心中甚是窃喜,是刚才停留在电线上的那些麻雀吗?它们在枝上叽

叽喳喳,没完没了,片刻不得消停。见有人路过,就上下翻飞,时而一哄而起,时而一哄而散,时而飞到更远的地面上,好不快活。它们叽叽喳喳欢快的样子,我的心里顿生许多乐趣。

不远处,两只麻雀落在地上,你依我依地说着情话,仿佛在炫耀它们的幸福。一蹦一停一跳,用自己独特的步伐行走在大地上。啄一啄这根草,再啄一啄那松动的泥土,像是给小茅草挠痒痒,又像是在觅食,简单并快乐着。洋溢的幸福,像花儿绽放在干旱的雨后。

忽然,一只麻雀从枝丫上坠落下来,落在地面上,扑腾着翅膀,最终还是没能飞上枝头,这应该是一只刚学飞的幼鸟。我慢慢地蹲下来,盯着它看。小眼睛,小嘴巴,一身灰褐色的羽毛,甚是惹人喜爱。它歪着小脑袋,也瞅着我,脖子两侧露出一道白色羽毛,小小的眼睛清澈而灵动,充满了机警。在无声对视中,它又胆怯地转身,向后蹦跳几步。我试探性地向前挪了挪,脚下的枯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小麻雀似乎被吓到了,“嗖”地一声蹿向天空。树上的麻雀瞬间一哄而散,四处逃逸,声音时大时小,像是吹响胜利的号角,庆祝幼鸟的自由

飞翔。它们忽高忽低地飞着,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的四周又归于静寂。我抬头仰望,寻找麻雀的踪迹,终无所获。它是鸟儿,是属于天空的,应该去追寻蓝天的脚步。

麻雀是一种及其普通的小鸟,它们似乎没有故乡,无处不在。没有人欣赏它们的羽毛和机灵,它们卑微又顽强地活着,趁人不注意时,悄无声息地在屋檐下、草丛中、灌木里筑一小巢,繁衍后代。有一个栖息的小窝,就会感到生活很美好。林间,田头,草丛,到处洋溢着它们的自由与快乐。在淋湿的光阴里,它们也是知足常乐的小精灵,也从不要羡慕鸟笼中的身影,哪怕只有一根电线落脚,也会对天空尽情歌唱,歌声此起彼伏,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那里有我辛勤劳作的父辈们,有漂泊在外努力打拼的人群,和那芸芸众生生活着的样子。

于是,归家的路,在感觉上,比三百公里要长得多了。从前,路的那头是确凿的盼头,是责任,是负担,也是温暖。

娘走了三个年头了,爹早在多年前就走了。这两年多,我老得飞快。有时对着镜子,看那半头的白发,自己都觉得陌生。娘在那时,我不觉得“老”这个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时,头发只是两鬓有些花,像秋草上沾了霜,并不难看。

娘在时,我是不大照镜子的。总觉得日子还长,自己还硬朗,能一直为她遮风挡雨。现在想来,哪里是我为她遮风,分明是她,用那九十年风雨不动的存在,为我竖起了一堵不倒的墙。

两年前,娘九十岁了,跟着哥嫂住在湘西的老屋里。我在离家三百多公里的长沙上班,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是电话线能牵到的距离,可真要回去一趟,周末两天就只剩一身风尘。

那时,娘常打电话。电话铃响,多半是在黄昏,我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或是困在推杯换盏的应酬里。手机里的声音,带着老屋子特有的穿过空旷厅堂的惊响,也带着她那个年纪特有的絮叨。说了半天,最后总归一句:“你几时得空回来?”起初我还耐心听着,应着。次数多了,心里那点被日常磨剩不多的耐心,便像风里的残烛,显得厉害。娘在那头便不吭声了,只传来几声轻微的像叹气又像咳嗽的声响。相隔遥远,我仿佛能看见她坐在老屋门前的小板凳上,望着进村的那条蜿蜒柏油路,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孤单地印在斑驳的砖墙上。她不是挑剔,她只是……想我了。用她唯一能理直气壮地说出口的方式,一遍遍地确认与我之间的那根线。

长假或周末,我带着妻子开车回去。推开那扇

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她倚在堂屋的暗影里,眼睛倏地一亮,像忽然被点着的烛。我便脱下外套,钻进那间被烟熏得黑黢黢的厨房。找出坛子里腌得正好的酸豆角,从浪炕上割一坨被柴火熏得发亮的腊肉,把嫂子刚从菜园摘回来的青菜洗净,弄上几个简单的家常菜。

饭菜端上桌,她吃得并不多,但每样都要尝上几口,然后眯起眼,慢悠悠地说:“是这个味。”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像被熨过一般。那时,屋里便有了短暂而温暖的生气。可我心里,除了些许痛快,更多的却是完成一桩任务后的疲惫,以及一丝连自己也不愿深究的烦厌。嫌路太远,嫌耽搁时间,嫌她总用这些琐碎小事来牵绊我。我坐不了多久,陪她说的话也总是那几句,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的天色,心里计算着返程的时间。

那时总觉得,日子还长,这样的归途,这样的烟火,是寻常的,是挥霍不完的。娘会一直坐在老屋里等,而我,总是在路上,总是“下一次”。

如今,娘不在了。我也退了休,忽然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时常生出念头,想回湘西的老屋去住几天。这个念头,像春日地底的草芽,一阵风过,便悄悄萌出来。可它刚一冒头,便被另一阵更空旷的风,吹得冰凉了。

回去做什么呢?老屋还在,哥嫂还在,门前的小路和屋后的小溪,古树也还在。可我知道,那个我推门进去,眼睛会倏然一亮的人不在了。厨房里,我再也不用为谁的心口忙碌;饭桌上,也不再会有那样一句“是这个味”的感叹。

回老家,我不过是一个客人,一个与那间老屋,那片山水血脉相连却又魂不附体的客人。哥嫂会客气地招待,茶水是热的,我的房间仍然收拾得干干净净,被

褥是晒过的。可我和他们之间,隔着娘曾经在那时那般自然而然的团聚之气。娘走了,那股气便散了,我们再怎么围坐,中间也总空着一个位置,冷飏飏地透风。

于是,归家的路,在感觉上,比三百公里要长得多了。从前,路的那头是确凿的盼头,是责任,是负担,也是温暖。

如今,那只剩下片熟悉的苍茫,和一个我必须直面,却无处可避的事实——几竿新竹守着坟头。回去,便是将自己投入那片苍茫,去印证那份失去,那份孤单。

没有娘的日子,时间仿佛换了另一种流速。不再是潺潺的溪水,而是沉滞的,带着锈色的泥沙,一层一层,将我掩埋。我老得这样快,是因为我的生命,有一部分已经跟着她去了。剩下的这部分,失去了来处,也模糊了归途,只好好加速度地,向着那个最终的,必然的终点滑去。

白发不是一夜生的。是一根一根,在每一个想起娘又无处可想的瞬间,在每一个觉得“回家”二字忽然觉得没有分量,又重得难以提起的刹那,悄悄地,蔓延成了荒原。

张雪机车WSBK夺冠 湘西小伙死磕20年,造出世界冠军摩托车

长沙晚报3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湘平)3月28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葡萄牙站,张雪机车厂队车手驾驶820RR-RS赛车强势夺冠,以近4秒优势打破国际豪强长期垄断,写下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顶级赛事的历史新篇章。这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不足3年便站上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

1987年,张雪出生在湘西山村,土坯房、漏雨的屋顶、早年离异的父母,是他童年的底色。一辆母亲送的儿童自行车,成了黑暗里最亮的光,也埋下了对两轮交通工具的执念。14岁那年,一辆摩托车彻底点燃他的人生,他放弃学业,走进摩托车修理铺,成为一名学徒。

满身油污、起早贪黑、拆解组装,别人眼中的苦活,在他心里是通往梦想的阶梯。因为对机车近乎疯狂的痴迷,他被称作“野人”。攒下8000元买下一辆破旧本田,是他追梦的第一步。为了让车队看见自己,19岁的他冒雨追着湖南卫视节目组驱车100多公里,浑身湿透、冻得发紫,却倔强地说:“年轻时不去做,老了一定会后悔。”

这股不认命的狠劲,为他敞开了职业大门。从特技车手、机械师到产品研发,张雪在行业里默默扎根。当身体伤病、资金短缺让他意识到无法成为顶级车手时,他毅然转身:既然骑不到最前面,那就造出能让人冲到最前面的车。

2013年,他带着几万块钱奔赴重庆,从改装、改装、线上售卖做起,一辆车一辆车打磨口碑。2017年,他创立凯越机车,以极致性能为核心,推出的500X车型开创国产轻量化ADV先河,迅速打开市场。随后,他带领车队征战达喀尔拉力赛,成为首支完赛的中国摩托车队,让世界看见中国机车的力量。

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张雪再次做出惊人选择:裸辞离开亲手打造的企业,只为坚持自主研发发动机的梦想。2024年,“张雪机车”诞生,面对外界质疑,他用行动回应:首款车型500RR前1000台不售卖,全力测试100万公里,把品质放在盈利之前。

别人造车是做生意,他造车是在圆梦。20年风雨兼程,张雪不仅打造了一个传奇品牌,更证明了:普通人只要手握热爱、死磕到底,即便一手烂牌,也能打出王牌。



责编/范亚湘 主笔/吴志立 校对/欧艳

三月信札(外一首)

过德文

母亲拿不出太美的词汇
赞美这穿过花草树木而来的风
最要紧的事就是
用瘦小的双手
稳稳地抓起辣椒、豆角、黄瓜种子
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
整齐码放在泥土里
像放入一块神圣的领地
并碎碎念念地与它们交流
这些种子像无数双小手
一齐伸向金色的阳光
今天下雨,每一粒雨都会被感动
这是母亲写给三月最好的信札
望着这块菜畦,此刻
喜悦的表情沾着雨滴
母亲仿佛看到了细长的豆角
红红的辣椒,胖乎乎的黄瓜
挂在时光深处,相视而笑
一缕风拂过,多么新鲜迷人的三月
阳光和雨水为野草而活

相约,油菜花开

这金灿灿的一片
我来与不来,都已经自由绽放
相约,站在田埂上
我不急于走近这喧嚣的世界
春色正好,满树飘香
一只蝴蝶正飞过头顶

归来,沾满一身金色的荣光
我相信,这片盛大的油菜花田
是一个温暖的陷阱
花影恍惚,任由时光迷失
且把心事交给风,点点金黄
花开的时候,有你就是春